无法准确说出这个季节(外一首)

□ 何壮远(成都)

老杨家的院子不大,别致,干净
一棵柚子树,两个种着花草的花台
墙上三两枝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开着花
还有一只见了客人使劲摇尾巴的小狗
这是一方最干净的天地
空旷的田野静止在明媚的阳光里
无垠的川芎地散发着芬芳,从小院的门挤进来
一次次灌醉作客的我们,还有农家的日子
老杨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个劲往我们手里塞着柚子,只有
我们问他种川芎方面的问题
他的话才多起来
仿佛在讲述一个多故事的春天
没有人让他说出一年的纯收入是多少
我们从他的眼眸里看见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偌大的鹤泉村沉浸在蓝色里
让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这个季节

在跳跃的音符里接受这片湛蓝的邀请

是的,我们在跳跃的音符里
接受了这片湛蓝的邀请
走过一畦畦川芎地
在芦茅泉,我们把一首诗
浸泡在泉水里,泉水点燃鹤泉遍地的绿焰
偶有几朵花灿烂在阡陌的田埂
像红色的宝石给这个季节美丽的承诺
风轻轻一动身子,就把灌浆的芳香
送进农家小院里
村支书带着我们边游边谈,他的话带着厚重的质感
我们试图给这幅乡村水彩画配上恰当的语句
突然发现,每一根线条都是鲜活的笔迹
我们已站在了最美春天的门口
“村里有一部分农户
是国家搞水利建设迁移过来的
国家给他们修了房,村里给他们分了地
给了他们最好的生活保障”
村支书说这话的时候
一朵彩云正好从我们头顶飘过
我们跟着光在行走
大地所有的事物睁着明亮的眼睛

早春之讯

□ 黎正光(成都)

白鹤与鱼影

人心之外的山川,被你
清瘦的身影覆盖
勿须追忆逝水年华
你的展翅,便是天地间
最为抒情时刻,哪怕
鱼们,惊魂成幽深幻影

相互眷恋,互为神奇的
寻觅或躲避,在最为哲学的水中
呈现黄昏的古意与诗境
不经意的啼鸣后
谁在水上枝头,守望星月?
谁在水下潜游,追寻往昔?

山乡空寂,孕育别样年华
水的镜面,互为凝视瞬间
仿佛创造出某种氛围
在预言渐渐枯萎中
你们用特殊的生命构图
终于划破寒冬古老的属性……

红梅疏影

漫不经心的雪意
被谁,搪塞进灰暗岁月
怀旧的低吟浅唱中
红梅悄然怒放
像春节高挂的灯笼
虚幻,且有点喜庆

你留给大地的疏影
被暗香一再击伤
寻芳的脚步依然疑惑
仿佛泉声解冻,梦醒时分
庞大的孤独,仍顽强
而又坚挺向世界扩张

你不是血染的旗帜
百花被迫沉默时刻
当无数空洞眼神失落
你精血如祭,云霞般
横绝天地,用满腔热血
唤醒众多冻僵的生命……

面具

□ 万萍(成都)

面具好看
或许用来掩饰羞涩、傲慢、恐惧、不自信
我们也在舞会上戴面具
彼此多了一份神秘,也多了一份乐趣
戴面具能保持距离,细节有违和感
但也保持思维空间
人可以扮演成各种石头、机器人、神、王
也可以扮演妖精妖怪
还可以扮演天使
亲爱的,我看到你戴着面具
你的身体裸露着
你的灵魂也裸露着
你的孤独已暴露无迹

惊蛰

□ 李景(成都)

惊蛰一到万木春,鲜花朵朵吸眼睛。
冬眠虫子蠢蠢动,雷公大神下命令。
手忙脚乱齐耕种,又听鸟儿边鼓声。
深挖细作不怠慢,恭喜秋收粮万斤。

为什么周克芹不写散文

□ 蒋蓝(成都)

大约是五年前,成都市文联决定选编一套5卷本的“文艺成都书系”,其中《散文成都》由我担任主编。编辑的思路是:成都作家写本土的散文;外籍作家描述成都的散文;时间跨度以白话文普及以来现当代为主;小随笔、大散文均可。

我特别想收录一篇周克芹先生的文章。我有一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的3卷本《周克芹文集》,其中第3卷收录了周克芹的散文、随笔、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篇幅也有20万字。我满以为,从中选出一篇涉及成都的往事、人物、风物的散文,哪怕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片段,应毫无问题。但读了两天,我竟然挑选不出一篇。

周克芹出生于成都,后来长期在简阳县生活,并不高大的龙泉山横亘其间,成为了难以逾越的隔阂。1953年秋,17岁的周克芹考入了位于成都狮子山的成都农业技术学校初农部读书(现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长达6年。1979年调入四川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有好几个周末,他高兴地带着几个女儿从红星路步行到狮子山的农校旧址,权作郊游。一路上他的话很少,但还是告诉女儿们:“生活改变了。打倒油菜头,欢迎花生米。”大家逗留一两个小时,他坐在树荫下抽烟,一包烟快抽完了,一言不发起身步行回家。一来一去,就是十六七公里,不吃饭,也不买零食。可惜这些往事,他从不记录。

2020年是周克芹逝世30周年。8月10日下午,我采访著名作家傅恒,他是周克芹的乡间老友,也同在文化馆的一间办公室共事,后来与周克芹一样成为了四川省作协领导。谈到散文问题,傅恒说:“周老师不写散文,我可以理解,可能一般人不好理解。一是在于特殊时代的个人坎坷遭际,二是他只喜欢在虚构的世界里再现现实。”

在傅恒印象里,周克芹具有特殊的谨慎。但有些人的谨慎,是学不了的。一是出于天性,二是出于自身经历与特殊遭际。周克芹的谨慎,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天性。周克芹从来话就极少,每临开会他至多说二三句就完,不是欲言又止,而是发言已经结束了。除了写作,生活里他从不议论任何人与事,就连文学的创作心得之类,也写得不多。

到周克芹获得第一届“茅奖”名声大震后,一次他穿着长风衣回到故乡简阳讲学,傅恒陪他转街,往事历历如绘,但走了半个小时,周克芹也最多说上二三句话,让不熟悉的人觉得他心事重重……

尽管周克芹读得最多的作家是孙犁,烂熟于心,他却没有像孙犁那样倾情散文。他写作上的特点历来是不记具体人与事。所以在他的散文里,基本上找不到记录真实事件的散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克芹为人题词,写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面对生活,背对文坛”。三届鲁奖获得者李鸣生对我讲过,自己还是文学青年时,周克芹就为他题写了这句话。在我看来,这话常理之外还有深意,就像我没有见过周克芹本人,但他留给我的背影,那分明是一个从背部可以看到的潜藏的自我。

日本戏剧家笈田胜友在《飘浮的演员》里写道:“一日,我在华尔街看到三个生意人的背影,这些人虽然掌握世界,他们的背影竟然是破碎的。”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而有些人,他们的背影彰显着一种面貌里看不到的力道和气韵。对一个作家而言,背影还有自己文字里不设防的全部。

背影是两种,一是投射在地,成为一己的支撑;一是匆匆远去,供人缅想。

当周克芹用背部封闭了功名利禄与嘈杂的同时,也用背部传递着来自生活的风雨与温暖。他的背影是一幅中国农村的经纬之书,而非怪力乱神的推背图。当他在田野里锐意远行之际,我似乎透过他的背影可以领略到来自田野深处的惊雷与风暴……

哲人一转身,背影就是诗人。置身大地的作家,转身中的背影却是记录民生的史家。一个拥有背景的人,可能没有完整的背影。而像周克芹这样的沉默者,他对背影的观察同样是深情的,他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写道:“听到喊声,七姑娘奔跑得更快了。雨水淋湿了她的长发,浸湿了她的衣服,滚烫的眼泪合着冰凉的雨水从脸上流到胸前。昌全眼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通往许家院子的小路上,消失在茫茫的烟雨中。他站住了,心里塞满了难言的惆怅。雨,潇潇地落着,无穷无尽……”这才是孙犁式的情致!周克芹是把散文体验融入到小说叙事当中了。也由此,他获得了一种“从背后看见自己”的超验之能。

周克芹曾经感慨:“认识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认识自己也同样困难。”一个人把眼前的镜子移到身后,由此构成了自己的水面。水边有一串淌过的脚印,但又漫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缘。我似乎触及到了“面对生活,背对文坛”的造影。

怀念一个名声渐渐冷却的人,云开雾散时分,才能好好端详他降临的背影,如果他不置身大地,我就不能祈祷。恰如大师罗丹所言,一个人的身体就像一个行进的圣殿。端详照亮殿堂的神圣光柱,逐渐蔓过了天庭……现在,我的窗外落着冷雨,我看不见腊梅花,但冷香点燃了空气。不禁想起契诃夫所言:“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提心吊胆,好像有人在背地里推着我似的。”

……

尽管如此,我找到了周克芹的一篇散文《神游》,这可能是他的全部文章里,唯一接近“文学散文”的一篇——

创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不少理论家在探索这方面的奥秘。理论家为了探索奥秘就纷纷列出条目、制成各种表格若干,寄给写小说的人。我不知道别人收到这一叠又一叠的表格后怎么处置,我老老实实交代,我是没有填的,因为我是越来越说不明白了,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之类问题!说一段往事吧。

那一年春末,我在乡下跑了整整一个春天之后,找个地方住下来,我觉得应该写个短篇什么的,来了几位乡干部,在我住的小屋里聊天。

那天晚饭后,直聊到把我一包“红塔山”抽光,满屋子烟雾腾腾之后,他们才离去。根据经验我觉得今晚这气氛是个好兆头,可以动笔了。果然,凝神片刻,便在稿纸上写下了个题目:《山月不知心里事》。下笔,突然感到心里空空的,不,应该说是心里塞得太满。太满了,反而就空了。此刻,我应该如快刀斩乱麻似的在脑子里“删去”一个又一个跳出来的细节,找到那最关紧的一句话开头。

但是卡住了。又根据经验,卡住了就应该休息下,抽一支香烟。然而,没有香烟了。这深夜里也就作罢了,上床睡觉。可今晚却欲罢不能。开门一看,一个院子都已熄灯就寝。我没有犹豫,便“登登登”跑到公路上,来到了小镇上,看到几个行人,突然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有点可笑,立即收住脚步,便做出很悠闲的样子踱到路灯下面唯一的一个小摊旁。摊主是位老汉,他正收拾生意准备回家。他惊疑地望着我——到现在我也不懂得他为什么会那样惊疑。我说:买盒烟。他问:买哪样烟?我说,有什么好一点的。他便打开布袋拿出一盒“黄果树”。我忙掏钱。

然而,我身上竟没有带钱!掏遍了几个口袋,一个钱也没有。老汉不高兴了。

我说:“我马上回去拿钱来,你等一会儿收摊好么?”他说:“好嘛!”我高兴得一跳,转身就跑。待我跑回住处拿了钱再返回镇上,却只见满街月色清冷,空空荡荡,那位摆小摊的老汉已无踪无影了。

我本该失望。但奇怪的是并不,只是面对空明的月夜,微微有些惆怅。但我当时就很清楚——好像内心里有另一个理智的我,在对当时恍惚神游的我说:这一点现实的惆怅情绪,与一种人生体验并无关系,仅仅是和即将写的小说有关系,因而说不上深刻。但是心情却因此而愉快起来了。

这以后,我就常到那位老汉的小摊上去买些香烟、零碎什么的,我们常聊天,很愉快。然而,这些琐事和写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肯定。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小镇,神游了许许多多乡村和城市,但想起这段往事,仍觉得有趣。

有一头牯牛叫闷墩

□ 潘鸣(德阳)

犁地(资料图)

李家碾四大队二生产队,这个历史的地域存在,曾经是我清苦而温馨的家园,当年母亲在这里的简陋村小任教。我熟谙这里的每一片田畴每一湾溪河,辨识了种种谷麦田禾,学会了农事躬耕。还交结了许多知心玩伴与朋友,其中情感尤为深笃的是闷墩。

闷墩是一头壮实憨厚的水牯牛。二生产队集体共养了四头牯牛,队里按其个头与畜力大小分别用红油漆在牛角上编了序,闷墩位居一号。奇怪的是农家的猫儿狗儿都有五花八门的绰号小名,唯独劳苦功高的牛畜没有各自的名分。对此我颇为不解,甚至有点忿忿不平。闷墩,是我擅自给一号牯牛的命名,虽然这名号并未被广泛认可,但我却固执地沿用这个称呼。

每当春秋耕播时节,水牯牛与犁把式如影随形,构成田间一道动人风景。牛在前,人在后,中间缀套着一柄古老的弯脖犁头,银亮的犁铧顺垄翻卷起油黑的泥浪。若是天落雨,犁把式便披蓑戴笠,驭着泥牛隐现于迷离烟雨中,俨然一幅水墨画。

十五岁上,有缘学做少年犁手。彼时,村小公办教师实行半工半农,国家只开一半工资和口粮,另一半得就近兼作农事挣取。我自告奋勇利用课余和假日为体弱的母亲代劳,一心想当个叱咤风云的犁田手。架不住我苦苦缠磨,生产队长终于点头同意,把我带到田边,交代给驭使一号牯牛的老把式。

我满心欢喜走近套了木枷的水牯牛,唤了两声“闷墩”,伸手想触摸它。谁知那牛儿毫不留情朝我猛晃弯刀样的犄角,吓得我赶紧闪开。老犁手顿了下牛鼻绳,对我说:“畜牲也有脾性,认生,想要共事,得先给它交上朋友。”我不敢鲁莽了,只有暂且疏离两步,伴随着它在犁沟里来回走,让它慢慢熟悉我的身影、气息和呼唤声。同时仔细观察和揣摸老犁手怎样斜把着犁柄、让犁铧吃土的深度恰到好处,避免太浅耕不透土壤或是太深滞住犁头闪了牛腰。琢磨体味老犁手对牯牛那粗鄙却又饱含感情的喝骂,和那高扬的鞭子在空中甩得炸响却不轻易落上牛背的良苦用心。如此跟班几天后,再由老人手把手地带着我,扶着犁,跟着牯牛屁股,深一脚浅一脚,战战兢兢地犁出第一垄田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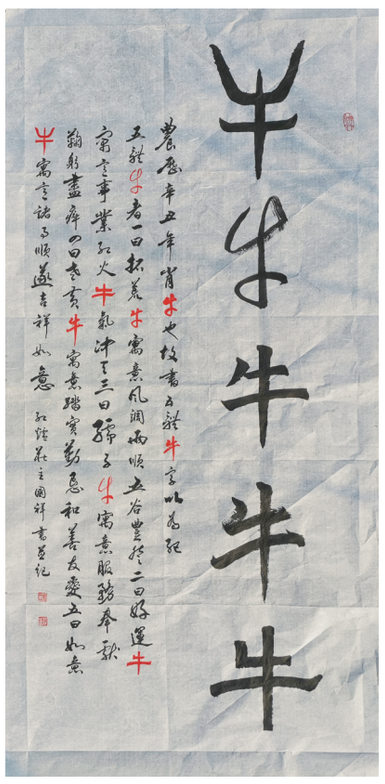
傍黑我去牛圈探望闷墩,想加深与它的情谊。另三头牛横挤在食槽边正伏头大快朵颐,闷墩却宽容地谦让一旁,瞅着空隙才上前掳一嘴。我从草垛上拽下两把谷草,唤它靠近门栅,边喂它吃边轻抚着它的头说:“你真是个闷墩,徒有傻大个,咋不会抢吃呢?”大牯牛抬头用水汪汪的眼睛定定地看我一阵,发出一声雄浑的哞鸣,又将头拱出栅缝摩挲我的腿膝。我便知道,闷墩在情感上认同接纳我了,心中不禁一热。从此,每当我对它唤一声“闷墩”,它就低首回眸,满眼温驯。

暑假里,正该耕牛休憩攒膘。我天天牵着闷墩去田埂上啃吃鲜活青草,畅饮甘洌的溪泉清流,任它在渠塘里恣意嬉玩纳凉。它拱出水面的乌黑脊背是微型的岛屿,我坐在上面,眯缝双眼,看那绚烂的日头和澄碧的天宇,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闷墩的与日健壮有目共睹,秋耕下田时更加孔武有力。谁曾想,它蓬勃的生命竟在毫无征兆间戛然停摆!

那天我驭着闷墩下地开犁不久,它突然止步不前。四条腿索索颤抖,使劲甩动着头角,继而颓然侧倒在地。我见状大惊,一面仓惶呼救,一面赶紧脱衣遮捂它的眼睛——老犁手曾叮嘱过我,牛一旦摔倒,千万不能让它双眼看天,一看就完了。附近劳作的一帮汉子闻声跑来,七手八脚想扶闷墩起身却扶不动,有人急忙去叫兽医,还有人帮我竭力遮捂牛眼。可是闷墩却拼命甩开蒙头的衣衫,大瞪双眼,定定地直视苍穹。泪水随之盈眶而出,口中白沫喷溅……待到兽医背着药箱气喘吁吁赶来,已经回天无力。一群人眼睁睁看着闷墩浑实的肌体瘫软下去,直至全无声息。兽医凭经验判断是某种暴病导致牯牛突亡,为防疫着想,要求作深埋消毒处理。

闷墩被葬于一坡荒土埂下。当然没有垒坟。我心中一下子空掉一块,说不出的难受。第二天,我找来一株泡桐树苗栽下,以此作为纪念标识。我的犁手履历至此终结。多年后回村小探访故友,远远看到那坡荒土埂,一棵泡桐已如巨伞蓬蓬;盘曲遒劲的枝干,恰似昂扬的牯牛犄角。



周国祥 作品

青藏铁路赋

(以题为韵)

□ 蔡长宜(成都)

青藏高原,天蓝云白;神奇秘境,水碧草青。易脚踏莲云,登峰抱月;肩扛玉宇,伸手摘星。昔道路崎岖,交通闭塞;物流困顿,文化凋零。溜索桥、牛皮船,险水横渡;拉车脚、散差马,危途曳行。逆境谋存,餐风宿露;坷坑越阻,过河涉冰。怅昆仑山脉,恒屏藏内;屋脊天堂,遥望蓬瀛。故诵喇嘛佛经,祈消灾难;期茶马古道,常听驼铃。是饱历风霜,延嗣种族;依凭信仰,立命苍生。为造福边陲,统筹大局;图强经济,致力平衡。于五十年代,首颁决策;召万千军民,始拓工程。

帏幄运筹,鸿图构想。藉中枢措施,全面奔康;西部开发,万工进藏。冻土地带,亘古无人;生命禁区,高原缺氧。狂风肆虐,走石飞沙;烈日骄矜,凌空炫朗。人烟零落,紫外线强;空气稀疏,高原病旺。纬度低,海拔高,猖獗疫源;温差大,旷野阔,荒芜林障。凭毅力,展蓝图,挥汗犹荣;献丹忱,持科技,迎难而上。架桥梁,辅轨道,因循作业;凿隧道,保健康,弥漫供氧。让羚羊,任迁徙,岭跨长虹;防污染,顺自然,泽被苍莽。

情胜共工,志如钢铁。敲冰凿石,设帐架篷;戮力筑基,迎风冒雪。战大漠烈日,戈壁荒滩;沼泽深潭,岩崖峭穴。开山放炮,腰系纤绳;夯土掘壕,铲平丘垤。风刀霜剑,任尔摧残;壑谷沟渠,听吾裁截。按图索骥,砥砺前行;仗策挖陉,等闲曲折。无缝接轨,术用最精;有序施工,科研倍切。为振兴西域,不忘初心;送去东风,甘抛热血。拉萨通轨,困苦惟艰;史绩凌烟,功劳卓绝。

极地云衢,高原天路。穿越可可西里,冰川羌塘;三江源区,湿地洲渚。连接钾肥铝厂,青海油田;龙羊李家,黄河电母。锡铁山锌矿,外运亨通;格尔木炼油,遍输无阻。看人造湿地,缀千里绿色长廊;人工茂林,映九霄红霞广宇。唐古拉山,枕星眠月;青海湖泊,飞鸥翔鹭。无垠青草,碧染途程;四野鲜花,香熏肺腑。人间仙境,少见同俦;世外桃源,多盈异趣。农林牧副,显勃勃生机;士学工商,倾拳拳悃愫。路不再远,堪呼郎玛神男;山不再高,易拥珠峰神女。惹寰球游客,勾梦勾魂;雪域边民,载歌载舞。

巧夺天工,功彪史柱。鉴南山口基地,具特快供能;昆仑山隧道,穿最高冻土。风火山隧线,人称世界难题;关角洞工程,力破天梯云雾。清水河桥梁,架虹霓横跨;千百个桥孔,任动物来去。喜火车越岭翻山,电掣风驰;如高铁穿云过境,龙腾凤翥。是梦圆当代,国固边疆;额庆神州,业辉千古。

词曰:

沁园春·天路颂

华夏江山,青藏高原,天路九霄。越丝绸古道,黄沙戈壁,盐湖湿地,青海银涛。喜玛珠峰,江河源水,俯仰龙车过画桥。蓝天下,遍冰川草野,花甸羚牦。

金雕鹏翅扶摇,喜关角穿通走铁蛟。佩神工矢志,荆途血染,拉萨圆梦,雪域歌飘。松赞、文成,喇嘛、佛祖,也念真经颂圣朝。炎黄裔,历春秋五秩,青史功标。